

明

史

明史卷一百五十五

列傳六

王孫公主傳

公主皆帝女也帝女釐降所遇亦有幸不幸焉則豈非天實爲之耶故並紀而附之

仁祖太女

太原長公主下嫁王七一洪武初追封

曹國長公主下嫁李貞早薨有子曰文忠洪武初追封諱親公主加封曹國長公主貞薨贈隴西王謚恭獻文忠自有傳

淑祖十六女附慶陽福成二注

臨安公主下嫁韓國公李善長子祺善長誅主從祺
徙江浦永樂肆葬

寧國公主高后長女也下嫁汝南侯梅思祖兄子殷
殷字伯殷在諸駙馬中最有寵於太祖嘗命提督山
東學校賜勅褒之謂殷博通經史堪爲儒宗時勲戚
中惟李文忠以上公典國學及殷以駙馬視學政當
世以爲榮太祖春秋高諸王強盛殷嘗受密命輔皇
太孫及燕師逼建文帝命殷充總兵官鎮守淮安燕
王遣使致書假道以進香烏名殷報曰進香高皇帝
有禁王不進是不孝也王大怒復貽書言興兵誅君

側之惡天命有歸非人力能阻殷不復報書而割使
者耳彘縱之曰留汝口爲殿下言君臣大義王益怒
然無如之何而會鳳陽知府徐安亦折浮橋絕舟楫
以遇燕燕師乃涉泚水出天長取道揚州以破京師
丑既降帝位殷尚擁兵淮上帝遣主招殷歸初主聞
燕師起貽書責以太義不見答燕師至淮北亦貽書
主述已不得已與師故且令遷居太平門外勿羅兵
禍主亦不答至是見逼不得已乃嚙指血爲書授中
使持示殷殷得書慟哭不得已還京師成祖聞殷至
迎勞曰駙馬勞苦荅曰勞而無功帝默然而心欲殺

之永樂二年都御史陳瑛希指劾殷招藏亡命與女
秀才劉氏朋邪誣咒帝惡傷主意不欲頌言殺殷故
但罪殷家人而止其明年帝陰使都督譚深指揮趙
曦伺殷入朝擠之豎橋下溺死而以殷自投水聞主
知帝殺之帝衣不衾大哭問駙馬安在帝笑曰毋
自苦當為公主跡賊俄都督許成告深曦實殺殷帝
自臨訊佯曰若與梅都督仇耶兩人者呼曰上命也
柰何詰臣帝怒使力士撞落其齒斬之謚殷榮定既
又官殷子順昌中府都督景福旗手衛僉事以慰公
生又進封公主為長公主公主謹護二子二子得無

他宣德中子世襲孫純舉成化辛丑進士爲定遠知縣忤上官棄歸襲武階爲中都副留守

崇寧公主下嫁吐誠

安慶公主下嫁歐陽倫洪武時茶禁方嚴倫數遣奴犯禁取茶所至驛驛大吏不敢問奴周保尤橫過河橋擅捶辱巡檢司吏吏不堪以聞帝大怒賜倫死保等皆伏誅主高后次女也然竟弗能救倫死

汝寧公主下嫁陸賢吉安侯仲亨子也

懷慶公主下嫁王寧寧壽州人建文中以貳於燕得罪繫獄成祖卽位出之下詔盛稱其美封永春侯又

宿其子貞亮其後罷衰遂坐事下獄已乃見原卒子
貞亮先寧卒宣德中授貞亮子葵衛僉事帶俸奉主
祀

太名公主下嫁李堅堅武陟人父英洪武初爲駉騎
右衛指揮僉事陣歿堅尚主後封滌城侯以左副將
軍從耿炳文伐燕敗於滹沱河爲薛祿所刺墮馬大
呼我李駉馬也勿殺祿遂縛以見燕王械送北平道
卒于莊年七歲嗣侯成祖即位列堅名奸黨以主故
宥莊主懼禍納誥券於朝莊遂放浪詩酒以終
福清公主下嫁鳳翔侯張龍子麟

壽春公主下嫁潁國公傅友德子忠主最爲太祖所
愛薨詔特賜明器儀仗以葬

十公主早薨

南康公主下嫁東川侯胡海子觀觀從李景隆伐燕
見執永樂初言官希指劾其罪遂自縊死宣德中以
公主請官其子忠孝陵衛指揮僉事進同知
永嘉公主下嫁武定侯郭英子鎮世宗時以玄孫勲
故特追賜諡曰貞懿

十三公主早薨

倉山公主下嫁尹清

汝陽公主下嫁謝達仁宗即位以主屬尊以寧國懷慶大名南康永嘉含山寶慶七公主皆稱大長公主寶慶公主下嫁趙輝主太祖最幼女成祖即位主甫八歲命徐皇后撫之如女其後裝齋視他主倍渥婚夕持詔皇太子送主入邸洪熙初與寧國懷慶大名南康永嘉含山汝陽七公主皆爲長公主輝至成化十二年始卒壽九十九事六朝歷掌南京都督及宗人府事天順中乞封侯不許

福成公主南昌王女下嫁王克恭慶陽公主蒙城王女下嫁黃琛洪武初冊兩王女爲公主授克恭琛爲

駙馬都尉其後禮官上言皇姪女宜改封郡主克恭
琛嘗五駙馬都尉語帝曰朕惟姪女二人不忍遽加
降齊與稱公主駙馬如故或謂福成慶陽皆太祖從
姊者悞也

興宗三女

江都公主下嫁長興侯耿炳文次子璫璫以後軍都
督僉事將遼東兵圍燕永平以據北平不克成祖即
位梟殺

次公主早薨

成祖化女

永安公主下嫁袁容容壽州人燕兵起從王有戰守
功永樂元年論功封廣平侯凡大駕出巡輒以容居
守而容頗怯罷驕恣為帝所責公主薨遂停侯祿宣
宗即位乃復故卒贈沂國公子禎嗣侯卒無子英宗
初不許其庶弟瑄嗣侯其後卒侯之又一傳乃全以
衛僉事世襲焉

永平公主下嫁李讓讓舒城人父申為留守左衛指
揮同知事建文帝燕兵起為燕王力戰有功遂掌北
平布政司事佐仁宗居守建文帝聞之怒欲誘致讓
乃曰讓來吾宥汝父讓知其意不肯往復力戰破平

安兵九門帝逆殺申藉其家其姻族皆坐罪或死或
成邊讓聞之慟哭誓死戰益力成祖既有天下論功
封富陽侯掌北京行部事卒贈景國公權恭敏子茂
芳嗣侯坐罪奪爵卒英宗以伯爵爵其子興

安成公主下嫁西寧侯宋晟子琬

咸寧公主下嫁嗣西寧侯宋瑛瑛琬弟也英宗北狩
死於陽和

永清公主下嫁沐昕

清河公主下嫁李銘

真定公主下嫁王誼

仁宗三女

德安公主早薨謚悼簡

慶都公主下嫁焦敬

嘉興公主下嫁并源源祁臺人英宗北狩死於懷安

城贈鉅鹿侯謚榮愍以其弟淡爲錦衣衛指揮

宣宗二女

順德公主下嫁石璟

常德公主下嫁薛桓

英宗八女

重慶公主下嫁周璟

嘉善公主下嫁王增

淳安公主下嫁蔡震震酣謹無過劉瑾之敗每遇廷
訊即斥其人附已陰事廷臣無敢詰者震厲呼曰我
皇家至戚應不附爾趣獄卒掠拷之瑾乃服罪以是
知名嘉靖中卒贈太保謚康僖

崇德公主下嫁楊偉

廣德公主下嫁樊凱

陸慶公主下嫁游泰

宜興公主下嫁馬誠

嘉祥公主下嫁黃鏞

景帝一女

同安公主英宗復辟降稱郡主誓不嫁憲宗強之下
嫁王憲禮視公主

憲宗六女

仁和公主下嫁齊世英

永康公主下嫁崔元元代州人世宗入繼元以迎立
功封京山侯給誥券其後坐張延齡事下詔獄尋釋
之元好交文士播聲譽寵幸優渥勲臣戚畹莫敢望
焉卒贈左柱國太傅兼太子太傅謚榮恭主壻封侯
贈官不以軍功自元始

德濟公主下嫁林岳

歸善公主早薨追封

長泰公主早薨追封

仙遊公主早薨追封

孝宗四女

長寧公主早薨追封

善化公主早薨追封

永福公主下嫁鄔景和景和初奉旨入直當撰立文
以不諳立理辭帝不悅時有事清馥殿在直諸臣俱
行慶祝禮景和不俟禮成而出已而賞賚諸臣景和

琪馬疏言無功受賞懼增罪戾乞容辭免俾洗心滌
慮以効他日為華累尸御環結草之報帝大恨猶疏
語謂祖咒夫人臣禮漸職勒歸原籍嘉靖三十五年
恭賀聖誕畢因請留京師省視公主墳墓其詞甚哀
帝憐而許之隆慶二年以張鹵薦復官卒贈少保謚

榮簡

永淳公主下嫁謝詔

世宗四女

常安公主早薨追封

恩柔公主早薨追封

寧安公主下嫁李和

加善公主下嫁許從誠

穆宗六女

壽陽公主下嫁侯拱辰萬曆中國本議起拱辰掌宗

人府者具疏力爭人望歸焉卒贈太傅謚榮康

永寧公主下嫁梁邦瑞

蓬萊公主早薨追封

祇和公主早薨追封

瑞安公主下嫁萬焯國變同子長祚死於賊長祚妻

李氏赴井死

延慶公主下嫁王昌常救御史劉光復觸神宗怒
削職死宗立復官

神宗十女

榮昌公主下嫁楊春元春元早卒主寡居以節操深
為帝所重

壽寧公主下嫁冉興讓主鄭貴妃出也登降後神宗
命主五日一來朝興讓恩澤亦異他壻都城陷興讓
為賊拷死雲和靜樂雲夢仙居靈丘秦順香山天台
八公主皆早世

先宗九女

懷徽公主七歲而薨餘五女皆早世未封

寧德公主下嫁劉有福

遂寧公主下嫁齊贊元都城陷贊元南奔

樂安公主下嫁鞏永固永固字洪圖宛平人好讀書

負才氣崇禎十六年二月帝召勲戚於德政殿言祖

制勲臣駙馬入監讀書習武經弓馬問各有子弟否

成國公朱純臣定國公徐允禎等皆以幼對而永固

獨上疏請肄業太學帝褒答之總督趙光抃以邊事

繫獄時疏申救又請復建文皇帝廟謚事雖未行時

論偉焉甲申三月賊破宣大李邦華請太子南遷爲

異議所格及事急帝密召永固及新樂侯劉文炳護
行叩頭言親臣不藏甲難以空手搏賊皆相向涕泣
十九日都城陷時公主已薨未葬永固以黃繩縛于
女五人繫柩旁曰此帝甥也不可汙賊手舉劍自刎
閭室焚死福王立贈少師謚貞愍

熹宗二女皆早世

愍帝六女五皆早世

長平公主下嫁周顯未及行禮而都城陷主牽帝衣
哭帝歎曰汝何故生我家以袂蒙面而揮及擊主斷
左臂未殊帝手慄而止主得不死

大清順治二年

詔顯復尚故主賜以土田邸第金錢主涕泣感謝踰年
病卒

賜葬彰義門外

論曰明室諸尚主者皆未有失德李讓之不赴召亦
其勢使然即赴無益士固各忠於所事也而梅輩之
仗節以殉尤不愧於館甥云

明史卷一百五十六

列傳七

韓林兒

郭子興

韓林兒樂城人或言本李氏子也自其先世以燒香
惑衆竊徒宋年至林兒父山童益倡言天下大亂彌
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宗之潁州人劉福
通與其黨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等教人復鼓妖言
謂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也當主中國乃殺白馬黑
牛誓告天地欲同起兵以紅巾為號事發覺福通等
遷入潁州以及而山童為縣吏所捕誅林兒與其母
楊逃入武安山中福通據朱臯破羅山上蔡真陽確

山犯舞陽葉縣陷汝寧及光息二州衆至十餘萬元
兵不能禦於是徐壽輝等起斬黃布王三孟海馬等
起湘漢芝蔴李起豐沛而郭子興亦據濠應之皆謂
之紅軍亦稱香軍踰三年為至正十五年福通物色
林兒在所得諸碭山夾河迎至亳州奉以為小明王
未幾稱皇帝建國號曰宋改元龍鳳都於亳拆鹿邑
縣太清宮材以治宮闕尊其母為皇太后以杜遵道
盛文郁為丞相福通與羅文素平章政事劉六知樞
密院事劉六者福通弟也遵道等各遣子入侍會遵
道有寵於林兒頗擅政福通疾之陰命甲士搃殺遵

道自為丞相加太保政權一歸於福通元人圍亳福
通挾林兒走安豐踰一年以其黨分道略地遣毛貴
入山東遣李武崔德破潼關又破高州下武關以圖
長安而福通身自攻汴梁已又遣關先生破頭潘馮
長舅沙劉二王士誠趨晉冀白不信大刀教李喜喜
趨關中田豐趨益都宋兵大振元人皆恟懼其明年
汴守將竹貞遁去福通迎林兒都汴既而關先生破
頭潘等又分其軍為二一軍出絳州一軍出沁州踰
太行破潞州遼州掠晉寧冀寧大同烽火數千里不
絕遠於塞外無不苦宋兵者關先生復東掠遼陽抵

高麗境悉燬上都諸宮殿元主以此不復巡幸而田
豐遂破濟寧東昌東平廣平諸路瓦貴亦遂破膠萊
濱莒諸州陷益都濟南般陽諸路殺元宣慰使董搏
霄於南皮進掠柳林以逼大都元主至徵四方兵入
衛議欲遷都避其鋒賴大臣諫乃止林兒本起盜賊
無大志又聽命福通徒擁虛名於上諸將在外者率
不遵約束所過焚劫無遺甚至啖老弱為糧且皆福
通故等夷雖福通亦不能制福通常譴李武崔德兩
人無功將以這撓罪之兩人遽叛降於元由是宋兵
雖盛而林兒號令不行於外畧相羈縻而已教攻下

城邑元兵亦數從其後復之宋人不知守也惟毛貴
視他將稍嗜智略其破濟南也立賓興院選用元故
官擬宗周等分守諸路又於萊州立屯田三百六十
所每屯相距三十里造挽運大車百輛凡官民田各
計分取其二多所規畫故得據山東者凡三載及元
將察罕帖木兒起兵盡復關隴其明年大發秦晉之
師會於汴城下察罕自將鐵騎屯杏花營以諸軍環
藏而量宋人屢出戰輒敗嬰城自守自五月至八月
城中食將竭福通計無所出即挾林兒從百騎開東
門遁遂安豐盡棄其後宮官屬子女及符璽印章寶

貨之屬皆為元人所得是時李武崔德既外叛白不
信李喜喜兵敗相繼奔於蜀閩先生亦破亡而毛貴
復為其黨趙君用所殺有績繼祖者又殺君用齊地
失亂察罕已取汴梁乃用兵威脅降田豐王士誠乘
勝趨定山東於是宋人之勢孤矣益都守將陳孫頭
獨為宋堅守不下與福通遙相聲援豐士誠亦乘間
刺殺察罕入益都元以兵柄付察罕養子擴廓帖木
兒圍城數重孫頭等遣間使詣福通告急福通引兵
援之遇元師於火星埠再戰又大敗遂還保安豐元
人急攻益都穴地道以入殺豐士誠而械送孫頭於

天都宋人勢益窘時太祖既克江西兵甚盛乃上書
林兒具言鄉者駕馭諸將之失策且請擇都於廬滁
二郡林兒不能用是歲龍鳳八年元之至正二十二
年也其明年吳將呂珍圍安豐宋人乞師於太祖太
祖救之大破走珍以林兒福通詣行營居之滁州其
明年太祖稱吳王又二年命廖永忠迎歸應天至瓜
步覆舟林兒福通俱沒先是太祖駐師和陽值鄒子
興卒宋人謀于興子天叙為都元帥張天祐為右副
元帥太祖為左副元帥時太祖以孤軍保一城而林
兒稱宋後四方響應遂用其爵號以令軍中定集慶

為江南行省平章克處州為左丞相進吳國公皆毫
都所命也諸將有功者並承制封拜紀年稱龍鳳林
兒既徙滁猶稱皇帝聖旨吳王令旨比其沒始以明
年為吳元年其年遣大將軍長驅定中原元王北遁
蓋距宋亡僅歲餘云林兒凡立十二年

郭子興其先曹州人父郭公少以日者術游於定遠
言禍福輒中邑中富人有妹女郭公推其祿命當貴
其人笑曰疾廢無所歸何言貴郭公乃請昏遂贅其
家家日益饒生三子子興則仲也始生郭公卜之視
其兆曰吉長必大吾門及長任俠喜賓客會元政方

亂益散其資，椎牛醜酒，與壯士相結納。至正十二年，嘗偕少年數千人襲據濠州。太祖往從之，門者疑其謀也，執之，將加刃。馬子興奇太祖狀貌，解其縛，與語，收置帳下，俾為十夫長。數從戰有功，子興喜，其次妻小張夫人亦指太祖曰：「此異人也。」妻以所撫馬。公女是為孝慈高皇后。始，子興同起事者孫德崖及俞魯、潘三人，與子興而五，各自稱元帥，不相下。四人者，翹且麤，惟日事剽掠。子興意輕之，四人俱不悅。合謀傾子興，子興以是多家居，不視事。太祖乘間說曰：「彼日蓋合而戒，並離之，必為所制。子興不能從也。」元師

破徐州徐帥彭大趙均用率餘衆奔濠德崖等以其
故盜魁有名乃共推奉之使居己上彭大有智數子
興與相厚善而薄均用於是德崖等踏諸均用曰郭
子興知有彭將軍耳不知有將軍也均用以爲然因
乘間篡取子興幽諸德崖若太祖自他部歸知而大
驚急率子興二子訴於彭大彭大曰吾在其孰敢魚
肉而弱者與偕詣德崖砦中破械出子興挾之以歸
既而元師圍濠州乃釋故憾合力守者五閱月始解
圍去彭大均用遂皆自稱王而子興及德崖等爲元
帥如故未幾彭大死子早任領其衆均用專狠益甚

挾子興攻盱眙泗州將害之太祖已取滁乃遣人說
均用曰昔大王窮迫賴郭公開門延納有德於大王
甚大顧不能報反聽細人言圖之是自剪其羽翼失
豪傑心竊為大王不取也且其部曲猶衆萬一稍不
如意大王能無悔乎均用聞太祖兵甚盛心頗恐太
祖又使人賂其左右以解之子興藉是得免乃將其
所部就太祖於滁子興為人故梟悍善鬪性悻直少
容方事急時輒從太祖謀議親信如左右手及其既
解即信讒而疎之悉召左右任事者去稍奪太祖兵
柄而太祖事子興愈謹將士有所獻孝慈皇后輒以

遣子興妻六祖又數却元兵子興乃愧悟無何子興欲據滁自王太祖告之曰滁四面皆山舟楫不通商旅不至非可以即安者也子興默然太祖又取和州子興命統諸將守其地孫德崖軍饑就食和州四境數懇太祖求駐軍城中太祖不得已納之有讒於子興者以太祖之納德崖也怒甚自滁來視師將有所行道而德崖聞子興到遽謀引去前警甫發太祖出餞之德崖猶在城而其軍與子興軍聞太祖馳還為其軍所執子興亦已執德崖鎖其項與之飲酒聞太祖被執則大驚如失左右手立遣徐達等往代太祖

縱德崖歸子興憾德崖甚將甘心焉以太祖故強釋
之邑邑不樂發病卒子興三子長子前戰死次天叙
天爵子興死宋以天叙為都元帥張天祐及太祖副
之天祐子興婦弟也太祖渡江天叙天祐引兵攻集
慶陳楚先叛俱被殺宋復以天爵為中書右丞己而
太祖為平章政事天爵稍失職怨望久之謀為不利
誅死于興後遂絕有一女次妃張夫人出也事太祖
為惠妃生蜀谷代三王太祖既即位追封子興為滁
陽王詔有司建祠用中牢祀復其鄰甯氏世世守王
墓滁人郭於舍者宣德中以滁陽王親朝京師弘治

中有郭琬者自言四世祖老舍即滌陽王第四子也
予冠帶奉祀已而為宥氏所訐禮官言滌陽王祀典
乃太祖所定其曰無後廟碑昭然老舍實非滌陽王
子奪奉祠

論曰小明王誠不知其視義帝何如也顧太祖既委
身事之矣棄其爵號以集大勲一時分義不既宛然
定乎而瓜步之沈與德慶之獄當時實不無疑議又
絕不聞有縞素之舉然則沛公之為非耶蓋宋固明
之資也天將開漢即懷王孫心欲久於其位得乎乃
若郭氏小兒徂往陰行其忌真圖一逞殆猶乃翁任

說之故智而太祖之惓惓於舊恩又何其篤也是皆
難以常情論者矣

明史卷一百五十七

列傳八

徐壽輝

陳友諒

子理
熊天瑞附

張士誠

徐壽輝羅田人一名真一體貌魁岸木強無他能以
販布為業元末政亂盜賊漸起袁州慈化寺僧彭瑩
王以妖術惑眾其徒周子旺因相聚謀亂事覺子旺
伏誅瑩王逃之淮西捕不獲既而麻城鄒普勝僉用
異術鼓妖言謂彌勒佛下生當為世王遂集其黨為
亂求可以統眾者以壽輝狀貌特異即共推之用紅
巾為號時至正十一年秋也九月陷蕪水及黃州路
先威順王寬徹不花與其二子帥師擊之為壽輝將

倪文儀所敗二子被獲越月壽輝遂即新水為都自稱皇帝國號天完建元治平以善勝為太師未幾陷鏡信明年正月陷漢陽興國別遣善勝陷武昌曾法興陷安陸沔陽中興路二月江州南康及岳州房州歸州相繼陷三月別將攻袁瑞徽三州破之閏三月陷吉安七月破盞嶺閩遂陷杭州又自邵武攻福安寧德諸縣皆下而別令趙善勝等陷池州太平已渡江陷安慶是時承平久州郡皆無守備長吏聞賊來輒棄城走以故所至無不摧破然其將帥本無遠畧人人得自主恣殺戮人心不附故決歲間雖得名都

數十率不能守民益愁苦無所歸豪傑得因之起而
先之詔令不能行於閩外文武將吏率遊惰觀望不
為盡力浸淫十餘年遂至於亡先是賊所陷湖廣江
西諸路多為元師所復既而諸將又盡收江浙所失
地壽輝勢漸威又明年五月元遂合江西江浙之兵
進逼蕪黃壽輝兵望風潰冬江浙平章卜顏鐵木兒
等直搆偽都拔之獲將相而下四百餘人壽輝逃匿
黃梅山中而諸將不能窮追賊收集散亡復出攻掠
於是沔陽襄陽中興武昌漢陽岳州饒州諸路復相
繼陷勢轉熾十六年文俊營都於漢陽迎壽輝居之

而自以丞相專大政壽輝擁虛位而已頃之文俊畧
有常德澧衡諸路明年破峽州其部將明玉珍亦盡
有蜀地文俊志益驕陰懷異志其年九月謀弑壽輝
不果出奔黃州為其部將陳友諒所殺於是天完國
政盡歸友諒文俊者沔陽漁家子也為人勇而無禮
不恤其下故及於難友諒既得志諸將不附己者漸
以計除之二十年夏遂弑壽輝米石舟中自稱皇帝
壽輝在偽位凡十年而亡

陳友諒沔陽人本姓謝氏祖干一贅於陳因從其姓
父善才業漁友諒少讀書畧通文義有術者相其先

世墓地剋期示友諒曰某年當大貴友諒心竊喜嘗
為縣小吏非其好也聞徐壽輝兵起欲往從之普才
止之曰汝漁家子何不守故業乃作此賊族事答曰
術者之言此其時矣竟不聽會壽輝僭號其將倪文
俊用事友諒隸其麾下數有功為領兵元帥已而乘
驟襲殺文俊并其兵自稱宣慰使尋稱平章政事是
歲元至正十七年天完治平七年也其明年率兵陷
安慶又破龍興瑞州諸路因分遣諸將取邵武及吉安
而自以兵入撫州已又破建昌贛汀信衢諸州當是
時友諒兵最彊太祖初渡江取太平與友諒為鄰友

諒陷元池州太祖遣常遇春等擊取之由是數相攻

安慶守將趙普勝者故驍將號雙刀趙初與俞通海等屯巢湖同歸太祖中道叛去歸友諒引兵爭池州太平數與明兵鬪往來掠境上太祖患之招致普勝所善客為其謀王者厚資金帛使潛入友諒軍說陳氏所親以間普勝普勝不之覺見友諒使者輒自訴其功悻悻有德色友諒屢銜之且疑其貳於己藉會師安慶為名自江州猝至普勝不虞友諒之見圍也以燒羊逆於鴈汭登舟友諒即殺普勝而并其軍乃以輕兵襲池州遇伏發盡覆於九華山下偽使使

者告太祖曰戰非吾意也巡遙者悞為之耳益其飾詐類如此始友諒之破龍興也其主壽輝欲徙都之友諒不可數遣人阻其行未幾壽輝遽發漢陽次於江州江州友諒治所也友諒伏兵郭外然後迎壽輝壽輝入即閉城門悉殺其所部而即江州為都奉壽輝以居友諒自稱漢王置王府官屬立府第於城西隅遂挾壽輝東下攻太平太平城堅不可拔乃引巨舟薄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攀堞而登遂克之志益驕謀篡位進駐采石磯遣部將陽白事壽輝前陰戒壯士挾鐵棍伺其後立擊壽輝碎其首壽輝既死以來

石五通廟為行殿昇神像棄之即皇帝位於其中國
號漢改元大義命天完官屬自太師鄒普勝以下皆
仍故官會天大風雨羣臣班沙岸稱賀冠服俱沾濡
不能成禮識者知其不終是歲元至正二十年天完
治平十年也友諒性雄猜好以權術馭下既即位盡
撫有江西湖廣之境益驕蹇自恣恃其兵強遂欲東
取應天又將故將康茂才書所誘引兵直前太祖親
總大軍禦之友諒趨江東橋呼茂才不應遂以千艘
抵龍灣登岸接戰大敗還趨舟潮落舟膠俘斬及溺
死者無算亡戰艦數百艘友諒乘輕舸脫走張德勝

追及之慈湖縱火焚其舟大戰采石德勝死馮國勝
以五翼軍感之友諒出皂旗軍迎戰又大敗之遂棄
太平遁走江州太祖兵乘勝取安慶其將于光啟普
祥皆來降明年友諒兵復陷安慶太祖自將伐之復
取安慶長驅至江州友諒迎戰而敗遂棄江州夜挈
妻子奔武昌於是吳宏以饒州降王溥以建昌降胡
廷瑞以龍興降友諒忿其疆土日盛乃治樓船數百
艘皆高數丈飾以丹漆每船凡三重各置走馬棚上
下人語聲不相聞舫箱皆裹以鐵載其家屬百官盡
覲往圍南昌親督衆屯於撫州門用飛梯衝車諸具

百道薄城守將朱文正鄧愈堅守三月不能下太祖
自將救之友諒乃撤圍東出鄱陽湖遂戰遇於湖中
之康却山友諒集巨艦連鎖為陳太祖兵不能仰攻
連戰三日羲胎乃縱火焚友諒舟友諒弟友仁等皆
燒死友仁號五王眇一目以勇畧見推於漢既死友
諒為之氣索是戰也太祖軍舟雖小然往返輕駛而
漢軍俱艤艘巨艦不利進退故遂及於敗太祖所乘
舟橋白友諒欲併力來攻太祖知之令諸舟盡白其
橋敵莫能辨翌日復戰俞通海廖永忠等以六舟深
入軍中遙望久之無所見謂已陷沒有頃六舟旋繞

敵船而出將士見之勇氣百倍自辰至午搏戰友諒
軍遂大敗友諒欲退保鞋山而太祖已先扼湖口邀
友諒歸路相持湖中者數日友諒謀於其衆其右金
吾將軍曰出湖竇難莫如焚舟登陸直趨湖南以圖
再舉左金吾將軍曰此則自示弱也萬一彼以步騎
躡我我進不及前退失所據大事去矣友諒不能決
既而曰右金吾之言是也左金吾以言不用而懼舉
所部來降右金吾知之亦降友諒蓋困太祖凡再移
友諒書其畧曰吾欲與公為約從之舉各安一方以
俟天命此雅志也公既失計肆毒於我我輕師間出

遂奄有公之龍興十一郡猶不自悔禍復構兵端一
用於洪都再敗於康山骨月將士重罹塗炭非逆天
背人之效耶公即僥倖生還亦宜卻帝號革黃屋左
纛之制坐待真主不則喪家滅姓悔之晚矣友諒得
書忿恚卒不報久之漢軍乏食不得已突圍出湖口
諸將自上流邀擊之大戰涇江口漢軍且鬪且走日
暮猶不解而友諒方從舟中引首出有所指馮驥中
流矢貫目睛及顱死矣其軍大潰太子善兒被執太
尉張定邊夜挾友諒次子理載其屍遁還武昌先是
友諒之起既不聽父普才言普才家居漁如故友責

往迎其父普才又曰汝遠吾命吾不知汝死所矣不
數歲竟如普才所揣云友諒故豪侈嘗造鏤金牀甚
工其宮中他器物類是漢亡之後江西行省以牀獻
太祖歎息曰此與孟果七寶溺器何異陳氏窮奢極
靡宜其敗也命有司毀之友諒僭號凡四年

理友諒幼子兄善兒被執張定遠率羣臣奉理嗣位
改元德壽其冬太祖親督兵征武昌明年春定遠知
事急遣卒反縋城走岳州告其丞相張必先入援必
先軍次洪山常遇春擊擒之以徇於城下必先嘗兄
事定遠遙呼曰事不濟矣兄其善自圖惟速降為上

定邊氣結默然者良久必先故號將漢軍號發張一
時倚以為重見之皆喪沮由是欲降者衆太祖乃遣
漢故臣羅復仁入城招理理率定邊等開城門出降
既入軍門理俯伏不敢視太祖見理幼弱掖之起握
其手曰吾不汝罪也府庫財物恣理自取師旋應天
授爵歸德侯先是普才五子長友富次友直又次友
諒又次友仁友貴友仁友貴前死鄱陽遂封普才承
恩侯友富歸仁伯友直懷恩伯贈友仁康山王命所
司立廟祀之以友貴祔理居京師久之邑邑出語頗
怨望帝曰此童孺小過耳恐為小人蠱惑不得完朕

恩宜處之遠方洪武五年徙理及歸義侯明昇於高麗遣元降臣樞密使延安答理護行賜高麗王羅綺俾善視之亦徙普才等滁陽

熊天瑞荊州人本為樂工乘亂從徐壽輝鈔畧江湘間後受陳友諒命攻陷臨江吉安又攻陷贛州友諒嘉其功俾以叅知政事守贛兼統吉安南安南雄韶州諸路久之陽言欲率兵東下署其幟曰無敵自稱金紫光祿大夫司徒平章軍國重事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友諒不能制也漢人攻南昌檄天瑞赴援天瑞觀望不應命陰圖取廣東乃造戰艦於南雄不一

年艦咸遂率舟師數萬取廣州是時元將何真方據
廣以兵逆於胥江天瑞恃已強謂廣東可不戡下也
會天大雷雨震折其艦檣不能進天瑞驚怛仰天祝
曰其不應取廣州者即天當霽祝已天果霽始旋師
歸贛望氣者言於天瑞曰將有外兵至可為厭勝天
瑞不之信太祖兵克臨江始大懼遣養子元震築壘
大壺頭為備及平章常遇春等抵贛州城下天瑞悉
力拒守凡五越月乃肉袒詣軍門降太祖宥之授指
揮使其明年從攻浙西叛降於張士誠教城中飛礮
以擊外軍外軍多傷者城中木石俱盡至折祠廟民

居為礮兵吳人皆患之士誠既擒天瑞遂伏誅有周
時中者龍泉人嘗為壽輝平章其後亦率所部降太
祖問天瑞何如人時中書言天瑞反覆不忠策其必
叛至是果如時中言時中累官吏部尚書出為鎮江
知府歷福建鹽運副使元震本姓田氏善戰有名天
瑞愛之故養以為子常遇春之圍類也元震竊出覘
兵勢遇春亦引數騎出猝與相遇元震不知為遇春
也過之及遇春還始覺遂單騎前襲遇春遇春遣從
騎揮刀擊之元震奮鐵槌且鬪且走遇春曰壯男子
也舍之由是喜其才勇既從天瑞降為以為指揮使

天瑞誅復故姓云

張士誠小字九四泰州白駒場亭人有弟三人士義
士德士信兄弟並以操舟運鹽為業緣私鹽作奸利
頗輕財好施得羣輩心常鬻鹽諸富家多陵侮之或
負其直弗酬而弓手丘義尤窘辱士誠甚士誠忿即
率諸弟及壯士李伯昇等十八人殺義并滅諸富家
縱火焚其居入旁近場招集少年起兵而是時鹽丁
方苦重使遂共推為主作亂行過丁溪為大姓劉子
仁者所扼士義中矢死士誠擊走子仁乘勝陷泰州
元高郵守李森諭降之復叛殺行省叅政趙璉并陷

興化結峇德勝湖有衆萬餘襲據高郵元以萬戶告
身招之拒不受紹李齊往執殺之自稱誠王國號大
周建元天祐是歲元至正十四年也元宣慰使也先
不花行省平章福壽等討之皆不克乃命右丞相鹿
既繼大軍出討數敗士誠圍高郵隳其外城城且下
而元主信讒下詔解鹿既兵柄削官爵以他將代之
士誠乘間奮擊元兵遂潰去士誠由是復振俄而淮
東饑饉他掠會江陰寇朱英招士誠士誠乃遣士德
由通州渡江入常熟攻據平江并陷湖州松江及常
州諸路改平江為隆平府士誠自高郵來都之即承

天寺為府第踞坐大殿中射三矢於棟以識是歲太祖亦下集慶遣楊憲通好於士誠其書曰昔隗囂稱雄於天水今足下亦擅號於姑蘇事勢相等吾深為足下喜睦鄰守境古人所貴竊甚慕焉自今信使往來毋惑讒言以生邊釁士誠得書留憲不報已而遣舟師攻鎮江敗去太祖乃遣徐達等攻圍常州士誠遣兵來援大敗失張湯二將乃以書來求和請歲輸粟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太祖答書責其歸戎楊憲歲輸五十萬石士誠復不報初士誠既得平江即以兵攻嘉興元守將苗帥楊完者數敗其

兵不能克乃遣士德自間道襲破杭州完者還救復
敗歸已而徐達克常州敗炳文取長興吳良等取江
陰士誠兵不得四出勢漸蹙思復降元亡何徐達兵
徇宜興攻常熟士德迎戰而敗為趙德勝所擒士德
小字九六最善戰能得士心浙西地皆其所畧定既
被擒士誠大沮遂決計請降於元元江浙右丞相達
識帖木適為言於朝授士誠太尉官其將吏有差士
德在金陵竟不食死士誠雖降元去偽號擅甲兵土
地故縱自如達識帖木適在杭與楊完者有隙陰召
士誠兵士誠遣史文炳襲殺完者遂有杭州元人使

來徵糧賜之龍衣御酒士誠自海道輸糧十一萬石
於大都歲以為常既而益驕令其下頌功德邀求王
爵元不許遂自立為吳王尊其母曹氏為王太妃置
王府官屬別治府第於城中以士信為江浙行省左
丞相逐達識帖木適幽之嘉興元徵糧不復與遂與
元絕有叅軍俞思齋者字中孚泰州人諫士誠曰向
為賊不貢可也今為臣不貢可乎士誠怒抵案仆地
思齋即稱疾引去是歲至正二十三年也當是時士
誠拓土南抵紹興北踰徐州達於濟寧之金溝西距
汝穎濠泗東薄海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以士信及

女夫滿元紹為腹心左丞徐義李伯昇呂珍為爪牙
參軍王敬夫蔡彥文葉德新主謀議元學士陳基右
丞饒介典文章又好招延賓客所贈遺與馬居室什
器甚具諸僑寓貧無籍者爭趨之士誠為人外逢重
寡言說為有器量而中實闇弱既據有吳中吳承平
久士庶戶口殷盛士誠漸奢縱怠於政事士信元紹
尤好聚斂自金玉珍寶訖古法書名畫無不充牣於
家日夜以歌舞相娛樂諸將亦偃蹇不用命每有攻
戰輒稱疾高卧邀求官爵美田宅然後起甫至軍所
載婢妾樂器踵相躡不絕或大會游談之士擗蒲跣

陶一不以軍務為急及其喪師失地而還士誠聚置
不問已復用為將其威權不立如此故遂至於亡焉
太祖與士誠接境士誠數以兵攻常州江陰建德長興
諸全之境輒不利去而太祖遣邵榮攻湖州胡大海
攻紹興常遇春攻杭州亦皆不能下廖永安被執謝
再興叛降士誠太祖欲伐吳甚方與陳友諒相持未
暇及也友諒亦遣使約士誠夾攻太祖而士誠欲守
境以觀變故雖許漢使者而卒不行太祖既平武昌
師還即命徐達等規取淮安克泰州通州圍高郵士
誠以舟師溯江來救太祖自將擊走之達等遂拔高

郵取淮安悉定淮北之地於是移檄平江數士誠入
罪使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率兵東伐自太湖
趨湖州吳人迎戰於毗山又戰於三里橋皆敗遂圍
湖州士誠遣朱暹五太子等以六萬衆來援屯於舊
館築五砦自固達與春築十壘以遮之斷其糧道士
誠知事急親督兵至戰於皂林之野又大敗徐志堅
敗於東阡潘元紹敗於烏鎮遂破昇山水陸寨舊館
檣絕五太子朱暹呂珍皆降五太子者士誠養子短
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又善沒水珍暹皆宿將善
戰至是降士誠奪氣達等以徇於湖州守將李伯昇

等以城降嘉興松江相繼降而潘元明亦以杭州降
於朱文忠大軍遂攻平江孫長圍以困之士誠拒守
數月太祖移書招之曰古之豪傑以畏天順民為賢
以全身保族為知若漢竇融宋錢俶是也爾宜三思
慎勿自取夷滅為天下笑士誠得書不報數突圍決
戰俱不利李伯昇知士誠困甚欲說令納降遣所喜
客踰城詣士誠門告急士誠召之入曰若欲何言客
曰吾為公言興亡禍福之計願公安意聽之士誠曰
何如客曰公知天數乎昔項羽喑鳴叱咤百戰百勝
卒敗死垓下天下歸於漢何則是天數也公初以十

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窰井一旦
元兵潰亂公遂提孤軍東取三吳有地千里甲士數
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於此時不忘高郵
之危收召豪傑任以職事撫人民練兵旅有功者賞
敗軍者戮使號令嚴明百姓樂附不特三吳可保天
下不難定也士誠曰足下此時何不言客曰此時雖
有言知公不聽也何則公之子弟親戚將相提兵者
自以為韓白謀畫者自以為蕭曹倜然視天下不復
有人方且美衣玉食歌童舞伎日夕酣宴而不知倦
當此之時公深居於內敗一軍不聞失一地不知繼

知亦不問故其事至此士誠曰吾甚悔之足下將何
以教我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曰不遇
死耳客曰使死有益於國家有利於子孫死固當不
則徒自苦耳且公不聞陳友諒乎跨有荆楚帶甲百
萬與江左之兵戰於姑孰鏖於彭蠡友諒舉火欲燒
江左之舡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喪何則天
之所興人力固無如之何也今者敵攻我益急公始
恃湖州援湖州失嘉興援嘉興失杭州援杭州又失
矣獨守此尺寸之城誓以死拒吾竊慮勢極志生粹
有變從中起公雖欲速死不可得也故吾以為莫若

順天之命自求多福達一介之使疾馳金陵稱公所
以歸義救民之意開城門幅巾待命當不失萬戶侯
况寄託以賓駟錢俶故事乎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
人之物而復失之於公何損士誠仰視良久曰足下
且休吾將思之然竟不降也士誠故有勇勝軍號十
條龍者皆驍猛善鬪每令被銀鎧錦衣出入陳中亦
悉敗溺萬里橋下死最後丞相士信又中礮死城中
洶洶無同志平江城遂破士誠猶收餘衆戰於萬壽
寺東街其衆散走倉皇歸府第拒戶自縊故部將趙
世雄促解之火將軍數遣李伯昇潘元紹等諭意縊

日不答昇出封門入舟不復食至金陵竟自縊死年
四十七命賜棺葬之方士誠之被圍也語其妻劉曰
吾敗且死矣若曹何為劉答曰君毋憂妾必不負君
積薪齊雲樓下及城破驅羣妾登樓令養子辰保縱
火焚之亦自縊死有二幼子匿民間不知所終先是
王敬夫等三人用事吳人知士誠必敗有黃菜葉十
七字謠其後卒驗云莫天祐者元末聚眾保無錫州
張士誠招之不從以兵攻之亦不克士誠既受元官
天祐乃降士誠累表為同僉樞密院事及平江既圍
他城皆下惟天祐堅守士誠破胡廷瑞急攻之乃降

太祖以其多傷我兵誅之李伯昇仕吳至司徒既降
命仍故官進中書平章同知樞事府事嘗將兵討平
湖廣慈利土酋又為征南右副將軍同吳良討靖州
蠻後坐胡黨死滿元明以平章守杭州降仍為行省
平章與伯昇俱食歲祿七百五十石不治事雲南平
以元明署布政司事卒官士誠自起至亡凡十四年
論曰壽輝本碌碌無奇僅以體貌為衆所戴故不旋
踵而身歿天瑞乘機竊發卒以反覆被誅亦其宜也
友諒自恃割詐頗恣騁於湘湖間然身犯名義而欲
發憤以有為天監祐之乎士誠雖跨有疆土曾不能

鼓行而西稍效項王之叱咤之氣其馭數寡畧可知矣
當太祖有事於漢士誠遠巡觀望不敢出乎江一步
惟日與臣下封殖自娛圖旦暮之樂此與處堂燕雀
何異顧乃瀕死不屈若不屑屑於膏融錢俶之為者
則又何也史稱士誠尤闇弱信夫

明史卷一百五十八

列傳九

明玉珍子昇 方國珍

李思彝

明玉珍隨州玉沙村人身長八尺餘目重瞳子徐壽輝起玉珍與里中父老謀避兵父老曰足下素剛直僅能選集壯勇保完鄉里衆所願也乃團結千餘人屯青山推玉珍為屯長及壽輝稱帝使人招玉珍曰來則共富貴不來舉兵屠之玉珍引其衆降以元帥守沔陽與元將哈麻禿戰湖中飛矢中右目其目遂眇是歲元至正十三年壽輝治平三年也久之玉珍率斗舡五十艘掠糧川峽間將引還時元右丞完者

都鎮重慶義兵元帥楊漢應募至欲殺之而并其軍
不克漢走出峽遇玉珍為言重慶無重兵而完者都
與左丞哈麻禿不相能若回舡出不意襲之可取而
有也玉珍意未決卻將戴壽直前曰機不可失也若
分舡為二以半貯糧歸汜陽半因漢兵攻重慶事不
濟則掠財物而還於我無損也玉珍從其策竟走完
者都執哈麻禿以獻壽輝壽輝以玉珍為隴蜀行省
右丞已而完者都自米州來會平章胡革互參政趙
資謀復重慶也嘉定之大佛寺玉珍遣義弟明二禦
之明二者黃陂人智勇有異於衆玉珍寵愛之使從

己姓或呼為明三奴其後復姓名曰萬勝二規攻嘉定相持半年不下王珍乃親率衆圍之遣二以輕兵襲臨成都虜胡革互及趙資妻子以歸胡革互妻自沈於江以資妻子徇嘉定招資降資引弓射殺妻又欲射其子衆以盾護之乃免俄而城破禽資及完者都朗革互歸於重慶館諸治平寺欲使為己用三人者執不可乃斬於市以禮葬之蜀人謂之三忠於是諸郡縣相次來附居無何陳友諒弑其君壽輝而自立王珍曰與友諒俱臣徐氏顧悖逆如此命以兵塞瞿唐絕不與通立壽輝廟於城南隅歲時致祀衆遂

推玉珍為隴蜀王玉珍以元進士劉楨為參謀朝夕
侍講論楨字維周瀘州人嘗為大名路經歷棄官歸
家玉珍之攻重慶也道瀘部將劉澤民語玉珍曰是
間有劉維周者能文章政事其材可大任也玉珍欣
然往見之與語大悅即日延至舟中尊禮備至玉珍
稱王之次年楨屏人說曰西蜀形勝之地東有瞿唐
北有劍閣沃野千里自遭青中之虐人物凋耗大王
撫而有之養其傷殘之民用賢治兵可以立不世之
業當於此時稱大號以係人心玉珍駭然曰此非吾
敢望也楨曰大王所部皆四方之人若謙讓猶與一

且將士或思其鄉土瓦解星散大王執興建國乎王
珍猶不聽及翌日植又言之王珍乃謀於衆以明年
春即皇帝位於重慶國號大夏改元天統立妻彭氏
為皇后子昇為皇太子倣周制六卿以戴壽為冢宰
萬勝為司馬張文炳為司空向大亨莫仁壽為司寇
吳友仁鄒興為司徒劉植為宗伯牟圖南為翰林院
承旨分蜀地為八道更置府州縣官名是歲元至正
二十二年也蜀兵跡諸國為弱勝兵不滿萬人王珍
素無遠畧然性節儉頗好文學折節下士既即位設
國子監以教公卿子弟設提舉司教授所以教州縣

出徒建社稷宗廟求雅樂開進士科定賦稅額以十
分取一為則蜀人悉便安之皆劉栢為之謀也其秋
廷試進士賜董重璧等及第出身有差又下詔除釋
老二氏教然猶令民間持彌勒佛號蓋玉珍以已從
壽輝起兵壽輝本倡言彌勒出世故也由是識者譏
其蔽云其明年出師攻雲南遣萬勝由界首鄒興由
建昌指揮李基由八番三道並進鄒李皆不至唯勝
以兵抵雲南梁王李羅走營金馬山又明年挾大理
兵擊勝勝以孤軍無繼引還重慶復遣鄒興取巴州
又明年更六卿為中書省樞密院以戴壽萬勝為左

右丞相向大亨張文炳知樞密院事鄒興鎮成都吳
友仁鎮保寧莫仁壽鎮夔閬皆平章事實英鎮播州
漢珪鎮夷陵皆叅知政事荆玉鎮永寧商希孟鎮黔
南皆宣慰使是歲遣萬勝取興元遣叅政江儼通好
於太祖太祖遣都事孫養浩報聘遣王珍書曰足下
處西蜀予處江左蓋與漢季孫劉相類近者王保保
以鐵騎勁兵虎踞中原其志殆不在曹操下使其有
謀臣如攸或猛將如遼卻乎兩人能高枕無憂乎予
與足下實唇齒之邦願以孫劉相吞噬為鑒自後信
使往還不絕其冬蜀中星隕如雨明年春王珍病革

名戴壽等諭曰西蜀險固若協力同心左右嗣子則
可以自守不然後事非吾所知也遂卒凡立五年年
三十六子昇嗣葬玉珍於江水之北號永昌陵上廟
號曰太祖

昇既嗣位改元開熙尊母彭氏為皇太后權同聽政
是時昇甫十歲諸大臣皆彊暴不肯相下而萬勝與
張文炳有隙勝密遣人殺文炳文炳所善玉珍養子
明昭出入禁中復矯彭氏旨召勝縊殺之勝開國功
最多死不以罪蜀人多憐之者吳友仁自保寧移檄
以清君側為名昇命戴壽討之友仁遺壽書曰不誅

昭則國必不安衆必不服昭若朝誅吾當夕至壽乃
奏誅昭友仁入朝謝罪於是諸大臣用事而友仁尤
專擅自恣國柄旁落天統之業衰矣萬勝既死劉楨
為右丞相後三年卒是歲昇遣使告哀於太祖己又
遣使入聘太祖亦遣侍御史蔡哲報之哲扶靈史往
悉圖其山川阨塞以歸昇嗣位之三年是為明洪武
元年太祖克元都昇奉書稱賀其明年太祖遣使求
夫木昇遂并獻方物帝賜璽書答之其冬遣平章楊
璟喻昇歸朝昇不能從又明年興元守將以城迎降
於明師吳友仁數往攻之不克是歲明遣使假道征

雲南弄不奉詔又明年乃命征西將軍湯和率副將
朱彥永忠等以舟師由瞿唐趨重慶前將軍傅友德
率副將軍顧時等以步騎由秦隴趨成都先是戴壽
言於昇曰以王保保李思齊之強猶莫能與明抗况
吾蜀乎倘一旦有警計將安出吳友仁曰不然吾蜀
襟山帶江非中原比莫若外假交好以緩敵內修武
事以示併昇以為然遣莫仁壽以鐵索橫斷瞿唐峽
口至是又遣戴壽鄒興吳友仁等益兵為助遂北倚
羊角山南倚南城砦鑿兩崖石壁引鐵索為飛橋三
乘用木板置砲以拒明師湯和軍不能進又遣兵北

守金牛隘傳友德現知階文無併進破二州又破綿
州戴壽乃留鄒興等守瞿唐而自與友仁還會向大
亨之師以援漢州數與明人戰皆大敗壽大亨走保
成都友仁走保保寧會廖永忠亦破瞿唐闌飛橋鐵
索皆縱火燒斷鄒興中矢死夏人皆潰遂破夔州師
次銅鑼峽昇震恐右丞劉仁勸奔成都昇毋彭氏泣
曰縱成都可到亦僅延旦夕命耳仁曰然則奈何彭
氏曰大軍所過勢如破竹不如早降以活民命昇即
遣使齎表乞降於是面縛銜璧與櫬與母彭氏及官
屬降於軍門湯和受壁廖永忠解縛承制撫慰下令

諸將不得有所侵擾而壽大亨亦以成都降於傅友德悉送昇等京師昇既至詔禮官議受降禮禮臣奏言皇帝御奉天殿明昇等僥伏待罪午門外有司宣制赦如孟昶降宋故事帝曰昇幼弱事由臣下與孟昶異宜免其伏地上表請罪之儀是日授昇爵歸義侯賜第京師冬十月湯和等悉定川蜀諸郡縣執吳友仁于保寧遂班師戴壽向大亨莫仁壽皆繫舟自沈死丁世貞者文州守將也傅友德攻文州世貞據險力戰汪興祖死焉文州破世貞遁去已而復以兵破文州殺朱顯忠友德擊走之夏亡僭集餘衆攻秦

州兵敗為其下所殺吳友仁至京師帝以其寇漢中
首造兵端令明氏失國修于市明年旋歸義侯昇于
高麗

方國珍黃巖人長身黑面體白如瓠力逐奔馬世以
販鹽浮海為業元至正八年有蔡亂頭者行剽海上
有司發兵捕之國珍怨家告其通寇國珍殺怨家遂
與兒國璋弟國瑛國珉亡入海聚眾數千人劫運艘
梗海道元遣行省叅政朵兒只班討之兵敗為所執
脅使請于朝授定海尉尋叛寇温州元以字羅帖木
兒為行省左丞督兵討之復敗被執乃遣大司農達

識帖木邇招之復降已而汝穎兵起元募舟師守江
國珍疑懼復叛綾達魯花赤秦不華亡入海元復遣
左丞帖里帖木耳招之都事劉基為言方氏首亂數
降數叛不可撫行省以聞於朝國珍使人浮海至京
師諸權責俱納賂卒許國珍降授徽州路治中令散
其衆之官國珍不聽命擁船千艘攻陷台州焚蘇之
太倉元復以海道漕運萬戶招之乃受官尋進行省
叅政俾以兵攻張士誠士誠遣將禦之崑山國珍七
戰七捷會士誠亦已降元乃罷兵於是國珍盡有慶
元溫台之地並強不可制國珍之初作亂也元出空

名宦勅數十道募人擊賊海濱壯士多應募立功者
所司邀重賄不輒與有一家數人死事卒不得官者
而國珍之徒一再招諭皆至大官由是民慕為盜從
國珍者日益衆元既失江淮資國珍舟以通海運重
以官爵竊糜之國珍既得官擁兵侵掠自如元人無
以難也有張子善者好縱橫之術託國珍以舟師浙
江窺江東北畧青徐遼海國珍不能用謝遣之太祖
已取婺州使主簿蔡元剛使慶元國珍謀於其下曰
江左號令嚴明恐不能與之抗况為我敵者西有吳
南有閩莫若姑示順從藉為聲援以觀其變衆皆以

為然國珍遣使奉書進黃金五十斤白金百斤文綺百匹太祖復遣鎮撫孫養浩報之國珍請以三郡獻且遣次子闓為質太祖却其質厚賜而遣之復使博士聂煜往拜國珍福建行省平章事弟國瑛叅知政事國珉樞密分院僉事國珍名獻三郡實陰持兩端煜既至乃詐稱疾自言老不任職惟受平章印誥而已太祖察知其情以書諭曰吾始以汝豪傑識時務致命汝專制一方汝顧中懷叵測欲覘我虛實則遣侍子欲却裁官壽則稱老病此何為者夫智者轉敗為功賢者因禍成福汝甯圖之是時國珍歲歲沿海

舟為元漕張士誠粟十萬石於京師元累進國珍官
至浙江行省左丞相檄國公分省慶元國珍受之如
故特以甘言謝太祖絕無內附意也及得所諭書竟
不省太祖復以書諭曰福基於至誠禍生於反覆隗
賁公孫述故轍可鑒矣大軍一出恐不可以虛詞解
也國珍詐窮始惶懼謝罪以金寶飾鞍馬來獻太祖
從却之已而苗帥蔣英等叛殺胡大海持首奔國珍
國珍不受自台州奔福建國璋守台邀擊之為所敗
被殺太祖遣使弔祭踰年溫人周宗道以平陽來降
國珍次子明善守溫以兵爭之叅軍胡深擊敗之遂

下瑞安進兵溫州明善恐乃與國珍謀請歲輸白金
三萬兩以給軍賞又謂俟杭州下即納土入朝太祖
遂詔深班師吳元年既克杭州國珍據境自如方遣
間諜假貢獻名以覘江南成敗又數通好於擴廓帖
木兒及陳友定圖為犄角計太祖聞之怒貽書數其
十二罪復責軍糧二十萬石國珍集眾議共事却中
張本仁曰江左方圖姑蘇姑蘇勁敵成敗未可量也
彼安能越千里而取我左丞劉庸曰江左多步騎此
平地長技也其如吾海舶何眾皆以為然有丘楠者
獨爭曰二者均非公福也惟智可以決事惟信可以

守國惟直可以用兵公之經營浙東十餘年矣遠近
猶與計不早定不可謂智既許之降抑又倍馬不可
謂信彼之徵師則有詞矣我實負彼不可謂直幸而
扶服請命庶幾可視錢俶乎國珍不聽惟日夜運珍
寶治舟楫思航海而已太祖已破辛江進兵討之命
恭政朱亮祖攻台州國瑛迎戰而敗棄城走黃巖復
破黃巖進克溫州走明善平南將軍湯和以大軍長
驅抵廣元國珍率所部遁入海追敗之盤嶼其部下
諸將相次出降湯和數令人開示以順逆國珍乃遣
子閔奉表乞降曰臣聞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王

者體天法地於人無所不容臣荷主上覆載之德舊
矣不敢自絕於天地故一陳愚衷臣本庸才遭時多
故起身海島非有父兄相藉之力又非有帝制自為
之心方主上霆擊電掣至於登州臣愚即遣予入侍
固已知主上之有今日矣所以依日月之末光望兩
露之餘潤者也而主上推誠布公俾守鄉郡如故吳
越事臣遵奉條約不敢妄生節日子姓不戒潛構釁
端微勞問罪之師私心戰兢用是遜俾守者出迎然
而未免浮海何也昔孝子之於其親小杖則受大杖
則走臣之情事適與此類即欲而縛待罪闕庭復恐

累斧鉞之誅使天下後世不知臣得罪之深將謂主
上不能容臣豈不累天地大德哉益幕下士磨鼎詞
也太祖覽而憐之賜書曰汝違吾諭至於六師徂征
猶懷觀望不即歛手歸命次且海外負恩實多今者
窮蹙無聊情詞哀懇迫人於險吾故耻之當為汝不
記前過汝勿自疑遂促國珍入覲面讓之曰若來得
毋晚乎國珍頓首謝授廣西行省左丞食祿不之官
數歲卒於京師子禮官廣洋衛指揮僉事閔虎賁衛
千戶所鎮撫閔弟行字明敏善詩承旨宋濂嘗稱之
劉仁本字德元國珍同縣人元末中進士乙科歷官

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與張本仁俱入國珍幕數從
名士趙做謝理朱右等賦詩尤有稱於時國珍海運
輸充實仁本司其事朱亮祖之下溫州也獲仁本以
還太祖數其罪鞭背濟爛死餘官屬從國珍降者皆
徙滁州獨赦丘楠以為留州知府詹昂者寧海人有
才學為國珍府都事判上虞有治聲既至京未見用
草封事萬言候駕出獻之帝為立馬受讀命丞相官
與楊憲忌其才沮之例徙梁陝憲敗除留守經歷遷
刑部郎中坐累死

李思齊字世賢羅山人汝穎兵起中原大亂元師出

次無功至正十二年思齊與察罕帖木兒集義旅襲
破羅山元以思齊知汝寧府十七年宋將李武崔德
獲陝西同察罕援之武德降遷四川行省右丞明年
同察罕敗李喜喜兵於鞏昌二十一年平伏羌諸縣
別遣兵敗明王珍於嘉定諭二年字羅帖木兒遣竹
貞襲據陝西思齊與擴廓帖木兒部將顏高合兵攻
貞降之二十五年封思齊許國公尋加平章政事卻
國公思齊故與察罕鄉里同起兵齒位相埒無所降
屈察罕死擴廓總天下軍以檄檄思齊思齊怒曰吾
與若父交若父進酒三拜然後飲若髮未燥敢檄我

耶令一騎毋出閔與張良弼孔興脫列伯連兵拒橫
廓字羅襲據宗師元太子命率所部勸王又屢詔進
取川蜀又命為副總統捍禦閩中皆不奉詔洪武元
年聞明師已取河南乃解而西與張良弼拒守潼關
會火焚良弼營思齊遽退軍葫蘆灘遣部將張德欽
薛穆飛等守關都督馮勝進攻克之思齊走鳳翔是
時思齊總關陝秦隴之師西至吐蕃東至商雒南至
磯頭北至環慶擁精甲十餘萬人倚之而思齊與
橫廓尋兵不已明師下山東元都危逼卒坐視不救
明師遂長驅下河南不期月而元亡初太祖嘗遣使

致書思齊思齊執使者戮之及是復以書諭之曰前
遣使通問未還豈所使非人忤足下意羈留之與抑
无使適至不能隱而殺之與昔足下在秦中兵衆地
險張思道專尚詐力孔興等徒自守橫廓帖木兒兵
屢出沒然皆非勍敵足下不以此時圖秦自王今中
原盡為我有向與足下相犄角者皆披靡竄伏而欲
以孤軍相持豈有濟哉如或深入沙漠將圖後舉既
非族類其心必異且從行之衆必不樂居於彼一旦
變生肘腋妻孥不相保矣足下祖宗墳墓皆在汝南
獨不念及乎誠能以信相許審決去就當待以漢實

融之禮否則非所知也思齊得書欲降其養子趙琦等誘之西入吐蕃二年三月馮勝師至鳳翔思齊懼盡率所部與琦等奔臨洮大將軍徐達知思齊無固志遂遣勝進逼之而琦等先竊寶貨婦女遁匿思齊窮蹙遂舉臨洮降至京入見太祖以其識天命視他將係强者為優深嘉慰之命為江西行省左丞不之官三年從大將軍破定西還取興元論功賜文綺進中書平章食祿不視事七年遣往招諭擴廓至則待以禮尋命騎士送之歸至塞下辭曰主帥有命請留一物為別思齊曰吾遠來無所齎騎士曰願得公一

臂思齊知不可免遂斷與之還未幾卒太祖親為祭
之子世昌金吾指揮同知

論曰玉珍鼠竊一隅實皆竄未有大志稱尊建國皆
豎儒教之一時君臣偷活不暇乃欲以彈丸而行周
官之事可謂不自度量者也昇至孤弱強臣復跋扈
以壞之勢窮銜壁又何尤乎國珍為元轉粟歸明特
晚次且猶豫直至淳泉而後輸降何其不達耶思齊
急私怨而悞公家負元極矣塞外之役卒斷臂以謝
故人豈非孽由自作與彼爰爰者流大抵為江淮敵
黨鬪耳而又妄用此數為